

酒後主語

豈明

現時中國人的一部分已發了風狂，其餘的都患著痴呆症。只看近來不知爲着什麼的那種執拗凶惡的廝殺，確乎有點異常，而身當其衝的民衆却似乎很麻木，或者還覺得舒服，有些被虐狂（Masochist's）的氣味。簡單的一句話，大家都是變態心理的朋友。我恐怕也是痴呆症裏的一個人，只是比較的輕一點，有時還要覺得略有不舒服；憑了遺傳之靈，這自然是極微極微的，可是，嗟夫，豈知就是憂患之基呢？這個年頭兒，在風狂與痴呆的同胞中間，那裏有客人表示不舒服之餘地。你倘若有勞騷，只好安放在肚子裏，（姑且不問「腹誹」之罪，）要上來的時候，唯一的方法是用上好黃酒將他澆下去，和兒時被老祖母強迫著吞仙丹時一樣。這個年頭兒真怪不得人家要喝酒。但是普通的規則，喝了酒就會醉，醉了就會喜歡說話，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。只要說的不犯諱，沒有違礙字樣，大約還不妨

任其發表，總要比醒時所說的胡塗一點兒。我想爲語絲寫點文章，終于寫不成，便把這些酒後的胡思亂想錄下來，暫且敷衍一下。前朝有過一種名叫茶餘客話的書，現在就援例題曰酒後主語罷。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燈下記。

一 兩個鬼

在我們的心頭住着 Du Dainore，可以說是兩個——鬼。我躊躇着說鬼，因爲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，也不是宗教上的魔，善神與惡神，善天使與惡天使。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，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，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。

這兩個是什麼呢？其一是紳士鬼，其二是流氓鬼。據王學的朋友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，教士說有靈魂，維持公理的學者們也說憑著良心，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，有的只是那兩個鬼，在那裏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。這是一種雙頭政治，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，我却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著。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；

我便跟了他去彷徨，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，酗酒，鬥毆，辱罵，都不是做不來的，我簡直可以成爲一個精神上的「破脚骨」。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，如流氓之「開天堂」等的時候，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「帶住，著卽帶住！」說也奇怪，流氓平時不怕紳士，到得他將要撒野，一聽紳士的吆喝，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。可是他並不走遠，只在街頭街尾探望，他看紳士領了我走，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，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於擺臭架子，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道，*NOH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, fiauletoig tserntser 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rchu.1.*（案此流氓文大半有音無字，故今用拼音，文句也不能直譯，大意是說「你這混帳東西，不要臭美，肉麻當作有趣。」）這一下子，棋又全盤翻過來了。而流氓專政卽此漸漸地開始。

諾威的巨人易卜生有一句格言曰，「全或無。」諸事都應該澈底纔好，那麼我似乎最好是去投靠一面，

「以身報國」似的做去，必有發達之一日，一句話說，就是如不能做「受路足」的無賴便當學爲水平線上的鄉紳。不過我大約不能夠這樣做。我對於兩者都有點捨不得，我愛紳士的態度與流氓的精神。紳士不肯「叫一個鏟子是鏟子」，我想也是對的，倘若叫鏟子便有了市儈的俗惡味，但是也不肯叫作別的東西那就很錯了。我不很願意在作文時用電碼八三一，然而並不是不說，只是覺得可以用更好的字，有時或更有意思。我爲這兩個鬼所迷，著實吃苦不少，但在紳士的從肚臍畫一大圈及流氓的「村婦罵街」式的言語中間，也得到了不少的教訓，這總算還是可喜的。我希望這兩個鬼能夠立憲，不，希望他們能夠結婚，倘若一個是女流氓，那麼中間可以生下理想的王子來，給我們作任何種的元首。

校點香奩集後記

劉復

韓牧堯香奩集，余所見有三本。一全唐詩本，一吳

學甫韓翰林集評注本。兩本所異，要有三端。全唐本小傳稱『翰林集一卷，香斂集三卷，今合編四卷』。而書中乃析翰林集爲三，合香斂集爲一。評注本則翰林香斂二集，均析爲三。此一異也。評注本香斂集有序，全唐本無序。其全唐文中所錄『香斂集自序』，則僅有『遐思宮體』已下一節，前半蓋付缺如，蓋妄人重文輕事者之所刪乙。此又一異也。評注本有初赴期集，半睡，南浦，深院荔枝諸章，全唐本均未載。又評注本詠柳二首，全唐本只一首。全唐本想得一首在春悶偶成十二韻之後，而評注本則在閨情之後。至評注本所載曲子浣溪沙二首，黃蜀葵紅芭蕉二賦，全唐本自在不錄之列。此又一異也。舍此三異，兩本正文旁校，什九相符。或其初原是一本，傳寫既頻，好學者爲之任意補割，遂乃歧而爲二耳。集錄詩文，不外二法：曰按體，曰編年。兩本詩體錯亂，初意必是編年之作。而閨恨一首，元注壬申年作。後接婁娜一首，元注丁卯年作。後越多情偶見個儂三首，接無題四首，元序謂辛酉年作。按丁卯在辛

酉後六年，壬申又在丁卯後五年。今前後倒置，則又顯非編年。兩本大病，其在茲乎。至其校訂譌異，固自可取。然又僅言『一作』，不記出處，亦疏漏不足爲訓。此外別有竹塢鈕氏袖珍本，康熙癸巳吳郡朱繩初覆刊，並按舊本編入拾遺四首，附錄思錄舊詩一首。此本按體編排，甚便讀者。今茲所刻，卽以爲據。其有此本所未收，而見於全唐評注兩本者，則別爲錄出，附載卷後。惟評注本所錄黃蜀葵紅芭蕉二賦，不當混入詩中，故從省節。全唐評注兩本所載旁校，今亦一一移錄，但仍以此本爲主。譬如此本本文作甲字，別兩本本文亦作甲字，下注『一作乙字』者，自應直錄。其或此本本文作甲字，別兩本本文作乙字，下注『一本作甲字』，則今刻本文仍作甲字，下注『一本作乙字』。庶幾兼收兩本之益，仍留此本之真。或原校失之疣贅，如『奩』下注『一作斂』，『崔國輔』下注『一作輔國』之類，雖爲識者不取，要自無傷，故悉仍其舊。致堯詩工夫風格，別有余友沈二作序論之，余惟一己之所深好，故爲校點重

印，昔居歐洲，案頭常有此集。偶心意苦悶，翻取五更南浦諸章誦之，每每可解。而生平拘謹，見女人不敢正視，至今猶然。甚矣人之祇謀此集者之無聊也。且男女之欲，無殊飲食。必欲抑之，轉釀橫決病苦諸厄。仲尼採鄭衛之詩，淵明作閑情之賦，此其所以不可及。而今古妄人，必以絕欲滅情爲聖，抑又何耶！

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劉復校竟記

朱敦儒小傳

胡適

朱敦儒，字希真，洛陽人。少年時以布衣負重名。靖康時（一一二六），召至京師，不肯就官，辭還山。南渡後，寓居嘉禾。高宗召他，他又辭。避亂客南雄州，屢次徵召，方才應徵。賜進士出身，爲秘書省正字，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，後被人劾罷。紹興十九年（一一四九），他上疏告歸。秦檜當國時，喜歡獎用詩人，他的兒子秦燿也好文字；於

是際敦儒爲鴻臚少卿。秦檜死後（一一五五），他也廢黜了。（宋史四四）

他的生死年歲不可考。他的樵歌三卷裏，只有兩首詞有甲子可考。最早的是政和丁酉（一一一七）洛陽西內造成，他代洛陽人作望幸之曲。（望海潮題）又紹興丁丑（一一五七）有中秋賞月的柳梢青詞。此外無甲子可考的，有『七十衰翁，告老歸來，』（沁園春）『好笑衰翁年紀，不覺七十有四，』（如夢令）『屈指八旬將到，』（西江月）『今年生日，慶一百省歲。』（洞仙歌）大概他活到九十多歲。宋史說他紹興十九年（一一四九）告歸；以『七十衰翁，告老歸來』之句參考起來，他大概生於神宗元豐初年，約當一〇八〇；死於宗淳熙初年，約當一一七五。

宋史稱他『素工詩及樂府，婉麗清暢。』汪叔耕說他的詞『多塵外之想；雖雜以微塵，而其清氣自不可沒。』花菴詞選說他『天資曠逸，有神仙風

致。』

他的樵歌三卷，有王氏四印齋刻本，朱氏疆邨叢書本。我們看他的詞，可分三個時期。第一是南渡以前的少年時期，——『輕紅遍寫鴛鴦帶，濃碧爭斟翡翠辰』的時期。第二是南渡時期，頗多家國的感慨，身世的悲哀，——『南北東西處處愁；獨倚闌干遍』的時期。第三是他晚年閑居的時期。這時候，他已很老了，飽經世故，變成了一個樂天自適的詞人，『老來可喜，是歷徧人間，諳知物外；看透虛空，把恨海愁山一齊按碎。免被花迷，不爲酒困，到處惺惺地。』這一個時期的詞有他獨到的意境，獨到的技術。詞中之有樵歌，很像詩中之有擊壤集。（邵雍的詩集）但以文學的價值而論，朱敦儒遠勝邵雍了。將他比陶潛，或更確切罷？

露苗日記抄

茨 菘

(2) 打織染店裏歸來

語 錄

第九十一期

上午十時半回家。委實無心再等下午，看那化學試驗的賠償已經多少了，因為織補毛毯，目下是我急着要去打聽出來的事情。

飯後照例上三新池混堂裏洗了把澡，順便攆到錦繡房去。那織補店只佔了半間小房子，迎街下了几扇半截的面門板。一個面貌瘦削的中年漢子，坐在一副案板上，手裏正拿着一件青灰嗶嘰的棉袍子在織補。案頭坐著一個近視眼的老太婆和那漢子閒談。她的手裏抱着一個周把歲數的孩子。我走上前去，對那漢子把毛毯洞裂的情形詳細細地說了一番，最後並問他到底好補不好補。那漢子半聲不開口，只把他的頭冷冷地略微搖了幾搖。我的命運總算是得到裁判了。我木雞一般呆站在那裏，儼若一個待刑的囚。可憐我的眼淚幾幾乎被那漢子的頭搖掉了下來。

後來還是那婆子轉過口吻來，叫我過一天可把毛毯拿去看，到底囑得怎樣，或者能殼補起幾個大一點的洞來。但洞若過多了，她說織補起來，總怕於我不大上

算。想來那婆子真不愧爲具有母性的婦人呵！也許她是素來知道上她那裏去的孩子們之煩惱和焦灼的。萬分絕望裏，她拿了一線的曙光來挽回世人之懊喪的心懷。只在那半間小小的房子裏，人間的缺憾，頻年來真不知已被補起了好多好多。可憐那婆子一雙很深很深的近視眼，和那漢子一副顛顛的病容，竟做了這種工作的代價。因爲織補一向是需索人們之多量的細心和定力的。

其實他們拿了這點家傳的秘技，來殺人不翻眼地很命勒索人間一班不幸運之人們的錢財。織補只是他們專利的行業罷了。像這樣卑鄙的勒索的勾當，也配算做彌補人間的缺憾麼？他們簡直是變象改裝的大盜，手裏換了一根針，一根線，來到人間四處打劫，我委實太把他們文學化了，也不免太把人間文學化了。打織補店裏歸來，我的情調就起了這樣的一種變態，——由薔薇的夢幻返於陰霾的現實。

(3) 麟和我

回到家裏來，閒着無事做時，便就愛把已往的舊事

反覆而深深地回味着。

麟，我的堂房三弟，自小打娘胎裏就帶下一種「乾厥」的毛病來。平時偶受一點驚駭，立刻就發病，發起病，每把他的母親，我的三嬸，哭得死去活來，整天地茶飯不進嘴。三嬸一生養了三胎，可憐命裏注定只派捉住這一個孩子，何況又是男的，偏偏得了這種危險萬分的毛病，叫她怎麼不痛哭流涕呢！

麟和我總算是同在一個門庭當中長大起來的，我們的祖母一向是寶貝我們似命。我們兩人自小便長在一塊兒玩。三嬸煨的好雨水茶，是我一杯又一杯，素所愛喝，再也喝不厭的。記得麟小時最怕那街上好打架的野狗。所以每回帶他上街去玩，總是我來攙伴他的手，讓他走在街的裏邊，我走在街的外邊。後來我出外上了四年多的學，寒假裏回來，我們兩人仍舊愛在一塊兒玩，或是上青雲閣去聽大鼓；或是上奎光閣去聽戴炳奎的說書；或是上六朝居去吃茶，喊跑堂的替我們帶了一碗小乾絲和兩碟「草鞋底」來當點心。

只因我和他兩人的服裝長像是一模一樣的，所以每回出去玩，走在大街小巷裏時，那班母性怪濃的城婦們，常要眼不轉珠的瞞着我們兩人呆望。彷彿是一陣又酥醉又輕鬆又香甜的春風，突然掠過她們粗枝大葉的心花上，促出一聲低不可聞傾羨的細語來，好似低低在說：「這是誰家走出來的一對好兄弟呀！」有時麟和我被她們瞞得有點面紅耳赤起來，兩人相視赧然一笑，放大了脚步往前快跑。

自從麟的母親和我的母親，在一個年頭裏相繼離我們，這兩個小的歸天後，我們仍如前一樣的好好做兄弟。我們的母親雖是妯娌，生前也好像是一對嫡親的姊妹一樣。麟呵！願我們兩人的恩愛和親熱，憑着這點大家喪母失戀的同情，長在人間保持到永久永久。

這兩年來，麟漸漸長成有美漢子的模樣了，膽也大了不少。「乾厥」的毛病更一次都沒有發過。想是三嬸的幽靈冥冥中長在保佑着她最所寶貝唯一的麟吧？他薦進源興錢莊去學徒弟，進店纔十二三天，還不上半個

月。這幾天裏外面風聲非常吃緊，全城鬧着怕要兵變，怕搶，怕燒，源興的管事的，所以喊麟天天晚上回來歇宿。祖母的那番話最是令人不堪思量呵！她常說等麟出去學了徒弟；等琴，我的妹，嫁了人家；等我成了親後，她的手尾總算了了。她就上師姑庵裏去住靜。至於她的別個兒孫們呢！她說她們都是有爺有娘，成雙成對的，用不着她再來照應了。唯有我們這三個小的；一是家未成，二是業未就。

麟目下總算出去學了徒弟了。可憐老祖母的心願，守到今日纔算滿了個三分之一。

密情

劉大杰

你一定很驚奇的，當你細讀我給你的這封信的時候。我和你通訊，這或者是第一次罷。我想在你的腦海中，絕對沒有預料的時候，忽然接到這樣的一封信，或者也要感着一種恐懼的驚奇的情緒罷。

朋友！你也不要表示特殊的驚奇，你的心目中，雖

說沒有我的印象，可是在我的腦海裏，已經把你的影子，清晰的留下了。你的黑而光滑的鬢子，紅白相宜的面龐，清秀的雙眉，香嫩的兩手，幽遠輕悠的歌聲，嬌弱多愁的模樣，却早已映在我的眼膜裏面了。我現在只要閉着眼睛，在我的眼睛的黑暗光中，你就帶微笑的，站在我的前面，朋友！假使你知道一點兒我對你的這樣的心情，那你接著那封信，或者也不表示特殊的驚奇了。

我離開W城的時候，本想把我年來對你的心情，誠懇的告訴你。懦怯的我，幾次在路上和你碰見，不僅不敢說話，反假裝一個沒有看見的，低下頭來，悄悄地走過了。

我在W城動身的那一天，看見站在花園的樹叢裏面，那是二月桃花的天氣。一輪溫和的陽光，晒遍了含有春意的大地，綠柳的垂絲，正拂着牆紅的鐵檻。你獨自站在那兒，左手支着腮旁，右手拿一條帕子，紅的花瓣，正映着你的白的面龐，綠的葉兒，正護着你的青的

裙子，在這些綠葉的隙中，隱約的可看得出你的穿了絲襪的天足，套着一雙高低的皮鞋。這樣的你，這樣的可愛的你，可以說是花神，也可以說是天女。我從教室的走廊下過身的時候，在我的匆忙的行色中，本還想同你話話我的心情，對於你還想同你話話我的對於你的眷慕。那天我雖說增加了我平日沒有的勇氣，可是你一聽見我的脚步的聲音，就很含羞的把頭低下了。你那時的面龐上，泛起一些薄潮的紅潤，現在還是象一張畫片一樣的掛在我的眼前呢！朋友！可愛的朋友！你何曾知道在這個沙漠似的茫無涯際的世界上，還有一個這樣飄零孤寂的青年，在這兒熱烈的，真情的眷慕你讚美你呢！朋友！在你的心目中，雖說沒有我的痕跡，但是我的腦海裏藏着的你的影子，能怎除得掉呢？

去年暑假，你寫了一封短信給我，一些應酬的恭維的話，使我不感着一點兒慰安。你看這樣浪漫的流離的我，怎受得起你那樣的恭維呢！朋友！可愛的朋友！我實在的說罷！我不願受你的頤諛，我願受你的微笑，我

不愛你的謙讓的禮節，我只愛你的鮮紅的嘴唇。在我的生命的需要中，恐怕沒有再珍奇的東西，可以比得上你的鮮紅的香嫩的雙唇的了。

朋友！流水似的人生，有幾十度寒暑呢？草木的榮枯，是循環不已的展轉牠的生死，長江裏面的水，是萬古千秋流不盡的牠的源泉。月兒缺了又能重圓，月兒沒了又能復出。只有人生，只有生命短促的人生，就遠不能再踏到他們的玫瑰青春的路程了。朋友！再過幾年，恐怕我們都到了暮春的國裏罷。

什麼是前途，前途有什麼偉大，恐怕除了愛情，談不到一切罷。真正偉大的前途，還是要靠愛的光明，照耀着我們的途徑呢！

好像是太唐突一點，第一次的信，就寫了一些不應該寫的話。可是在我的心靈的認識，只要我自己承認我自己的自己的一切，是熱情的，是真誠的，我就什麼也不管了。假使你以為我這封信，褻瀆了聖潔的你的時候，那我只好請上帝來檢驗我的對於你的心情。沙士比亞的

Romeo and Juliet 劇中，羅密歐第一次握着朱麗葉的手的時候他對她這樣說：

——若是我的賤手，有褻瀆這聖潔的神龜之罪，那麼這兩個紅顏的香客——我的嘴唇——便請以輕柔的接吻，緩和那粗莽的握手罷。

朋友！可愛的朋友！你若真是真怪我無禮的時候，我願以紅顏的香客，和你接一輕柔的吻，來減輕一點我的褻瀆的罪罷。你願意嗎？我雖說是十二分的願意，總不想把我的罪過，都移到你的鮮紅的唇上。

我到了這兒，天天想寫信給你，天天不敢動筆，今天海濱望月歸來，心中感着無底的孤寂與飄零，暗流了刻兒淚珠，大胆的寫了這封無頭無緒的東西。我並不是在你的面前，獻我的詞章的美麗，只要你在這幾個片斷中，能看得出我對於你是怎樣的心情，我就要高歌我的勝利了。

春歸很久了。濃陰困人的夏日，站滿了空間。海潮已經改變了春時的狀態，現在是日間來，晚上退的了。

天氣一天一天的炎熱起來。你的身體，恐怕比我還要清麗，你好好保重罷。

我這兒還好，屋後有幾樹槐花，時時放着濃香，樹旁一個小池，幾尾金魚，在小的石旁青的草中來往。難堪的，就是在海濱的月下，悵望着故國的天野，眷戀着收這封信的主人。

六月七號於日本海濱

大家的閒話

附白，此欄專收外稿，可以用別號，唯必須將姓名住址告知本社編輯部。

一 心裏彷彿沒有那麼一回事似地 勵吾

這個題目是抄襲語絲八五期上采真先生從古書裏「行其所無事也」一句繙釋出來的話，他拿牠來說到藝術，生命，愛國，戀愛種種的問題；我讀後因也得了一些難感。

和「心裏彷彿沒有那麼一回事似地」相反的一句話，大約是「像煞有介事」吧？現在我們國裏常見的事情，幾乎完全可說是「像煞有介事」的，不消說，「像煞有介事」當然是丟了事的實在，專求表面的了。

去年上海五卅慘案，激動了全國人士的熱血，尤其是青年們。聽說：有些地方的學生，當他們宣言與英國絕交的時候，把英文課上本通通都燒毀了。當他們宣言抵制英日仇貨的時候，街上如果走過有穿仇國原料做的衣服，不論新舊，他們都一概要強蓋上「亡國大夫」四個字的印子。這樣，他們就算是已盡了愛國之責。但是事過境遷，他們又都早自居於「亡國大夫」之列了！

近來一般學校裏的學生，多半是孫文主義的信徒，他們高呼的口號是：「扶助被壓迫者，求人類真正的自由平等！……」但我相信一校之中的弱者，或者要算是包辦膳食的廚子了？為什麼菜湯冷了一點，桌上的飯碗都要被打碎？添飯遲了一點，又要飽捱毒拳呢？

我不是專喜歡把學生來挖苦，實因為我們青年當知

現在所負使命的重大，做一件事應該求一件事的澈底實踐！若專只幹那些「像煞有介事」，與本旨却成背道而馳，前途希望的光明，所得到的恐怕便是黑暗罷了！至於像「兩姓結義」「整頓學風」，和「禁止女學生遊公園」那類「像煞有介事」的雖多着，又何談之必要呢？

再從正面來說本題能，「心裏彷彿說有那麼一回事似地」，的確是如采真先生所說的對於實行戀愛合宜的態度；因我是個實行戀愛的成功者，從經驗裏得到牠的證明了；但並不是對於我的戀人，是對於環境。我是生在「朱子之邦」，禮教的權威，比北方現在的軍閥還要利害，在「是邦」講「戀愛」，也抵得在北方軍閥之下宣傳「赤化」！但我居然持着這種態度，任是社會和家庭如何的謾罵，譏笑，與壓迫，我只覺得坦坦然行所當行，這樣，最後果得到勝利了！

「勝利了」！不覺心裏有些酸痛，忽感到這種的理，想實驗者的勝利，在先也已有其人了！不信，請回想！前面會說過的去年五卅英人在上海慘殺我國學生，

和今年三一八「我執政」在國務院前的屠殺民衆兩個非常勝利的流血案！他們不都是「心裏彷彿沒有那麼一回事似地」麼？

深刻的創痕，已經淺薄了！殷紅的血滴，已經模糊了！重重的恥辱，已經是塞滿國民的心靈而使牠麻木了！將來中國亡國的一天，大家也許是「心裏彷彿沒有那麼一回事似地」不關緊要！我戰慄着要……要怎麼呢？

一九二六，七，十五日于樂平。

二 猴戲

介如

小子小的時候，常在家鄉看過「猴戲」。現在每於一人苦悶的時候，回想起來，猶能依稀彷彿，覺得實在有點道理，有時竟使我啞然失笑也。

彷彿記得有一年春間的某日——可記不得那一年那一日了，小子正與兄弟同幾個小朋友在家裏「摸暗盲」，突然聽得從家附近的那塊空地裏傳來幾聲「磅……磅……」的銅鑼聲。「銅鑼響，腳底癢」，那是小孩子的天性。我

們立刻停了「摸暗盲」，急忙向那銅鑼響處跑去。只見一羣大孩子，小孩子，男的，女的，已經圍在那里觀看。

原來是玩「猴戲」。一頭猴兒已在開始玩把戲了。一頭狗兒與一頭羊兒在旁邊站着，據說是預備猴兒使喚的。那猴兒穿着長袍短褂，戴着銅盆帽，套着假面具，裝模作樣的，左搖右擺的，撒玩把戲：牠會翻筋斗，豎蜻蜓，使刀，舞槍，裝人樣，扮鬼臉。牠會向人乞錢，求食；牠還不時蹲到婦人們的腳跟，張着那綠晶晶的圓眼，好像向她們求愛憐似的。

「這東西正是聰明呀！」我感嘆而帶憎惡的說。「牠倒會玩這種種的把戲，實在是可恨又可憐！你看，牠還這樣喜愛婦人呢！」我接着又說，眼睛向着在我旁邊的那位某君。

「是的。這東西最是狡猾，最善變幻；牠能玩種種的把戲！還有，牠確是最愛婦人，這也許是「食色性也」！否則，亦太淫亂而可殺了！」他起首是很莊重，繼而含笑的說，眼睛灼灼的閃着大衆。

于是觀衆都闐然大笑起來了。

據小子看來：猴兒這件東西的本能，很有與「聰明人」相同之點。諸君如果細心觀察，自會看到。在此，待小子舉個例吧。

一天，小子正坐在「斗室」裏在看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裏的「獸子」，騰然來了一位朋友S君。照例的：抽煙，喝茶，坐着談天。可是，言談之間，無意的說到K省的某中學校。

「天下事正是無奇不有！」S君突然這樣地說了一句。

「怎麼呢？」我就緊接着很奇異的問。

「說來話長哩。」他說，一面站起來將手裏的烟捲蒂頭投在痰盂裏，「你如果要聽，我可以大略地說一說，其餘的也自可類推了。那位校長，綽號「猴兒」，正是起的一點不錯；他實在是萬能：他忽兒當門房，堂役；忽兒當書記，文牘；忽兒當庶務，會計；忽兒當學監，舍監；忽兒當教員，主任——教體操啦，教音樂啦

教英文啦，教國文啦，教：「坑人」啦，把空薪拿到自己的袋裏啦。——不，我說錯了吧？他對高年級的學生是叩頭作揖，對低年級的學生是「審判官」，「監獄員」；他對「上司」則是奴才對主人，對「同人」（有勢力的荐來的例外）則是長官對屬員。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話語是西遊記裏的一隻孫行者——變幻多端！」

我起首只是「唔。唔。是。是」。最後，不自覺的突然大聲說道：「好一齣猴戲也！」雖然，彼特其一耳，人世間這樣的猴戲「多着哩——或有甚於此者也！嗚呼，人正是善玩把戲的猴兒呵——尤其是我們中國人中的「聰明人」，

（一九二六，七，二五，吉林。）

古代好

記者先生：

中國沒有一部正確明白的歷史，中國人的頭腦是不

會清楚的。故有柳大教授的中國文化史六大卷，自然會有痛哭流涕，正人心，息邪說，以中國的安諾德自命的「吾家夢華！」但現在又見到一部東南大學方面的歷史講義了，開卷一看，令人咋舌。纔知道白髮青年的增多，民族一天一天的衰老下去，並不是無故的。書中妙論。如云：

1 「唐制凡詔勅是經門下省，事有不便，得以封還。……世徒謂君主政體即為專制，如唐之法，實不得謂之專制也。」

2 「九品中正之弊，致成貴族政治，矯之以科舉，而平民與貴族乃得均享政權，是亦未始無關於國家社會之進化也。」

何謂「政權？」難道戴着烏紗帽，為皇帝的高等奴才，這叫做「均享政權」，「社會進化」麼？何況當時的平民欲做奴才而未能呀！如韓愈之賣文諛墓，上書乞憐，董邵南之鬱鬱不得志，及杜甫之落拓半生，是其著者。

科舉制度對於中國的學術與士氣有着何等大的影響，拿夏穗卿先生討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話「隋唐以後為舉子時代，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多，而惟應試之知，其蔽也無恥！」同上面的妙論比較起來，真令人感想到人類智力的差別真是比人類和猿猴的差別還大。

此外處處為古人迴護，處處帶着極謬至惡的暗示的處所還多，至於雜抄不可信託的史料欺人，還是其次。如云：

3 「三國以降經事之學衰，而文章之學盛，……就文學論，實以斯時為進化之極軌。」

4 「唐之詩文：此特進化之特徵。」

5 「憲家時發生紙幣匯兌的新法。」

6 「近世沿革地圖，以朱墨或五色分別標識，蓋賈耽（賈耽）創之。」

7 「世以新聞紙為泰西所創，實則吾國早有此制。」

8 「唐之制度為日本極力仿效。」

9 「唐之食品……於魚肉之烹調蓋極注意。」

夠了，夠了！語絲當沒有這多篇幅，且天熱得很，一手揮筆，一手揮汗的來寫，總是不上算的事。所以上古期近古期裏面還有不少的妙論，也祇好割愛。惟尙有一事，即書中稱唐時「史學較經學為盛」，而於史由官辦，從此多忌諱而鮮信史一層，則一字不提。這與其說編者深得中國史家「諱莫如深」的心傳，毋寧說編者處處抱持其很頑強的「凡古代的都是好的」的主張，較澈底些，惟有一點，似乎是例外，為編者所深慨歎的，即唐代太學學風之壞（？）如「太學生聚為朋曹，侮老慢賢，有墮德敗業而利口食者，有崇飾惡者而肆門訟者，有凌傲長上而醉罵有司者，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。」編者搜求這段史料，是很費苦心的，赫然的抄在講義裏面，自然又別有深意，不怕累贅，故又為寫在這裏。

然而這當不會又再是柳大教授的大手筆了罷？究竟是誰編的講義呢？而且，此間學生之熟讀此項名作者，在交來給我的卷子裏面，也有了「中國有四千餘年之歷

史，燦迹之多，甲於全球」，及「胡適博士數典忘祖」一類的論調了。這不是又一儼然的正人心息邪說的中國式的安諾德了麼？想到這中國式的安諾德之全盛，不免令人惴懼而悲，所以將此書介紹，如上所說，望先生們加以攻擊，如攻擊豈明先生所說的「野獸與死鬼」一樣！

阿囊，七月二十二日，吉林。

關於劉校何典的幾個靠得

住的正誤

守莊

前日爲了別的事寫信給豈明先生，曾記幾句涉及何典的話，已被劉半農先生節登在語絲八八期上了。寫信的時候，新到的何典適被一位朋友借去，所以沒有細說；現在何典又在手頭了，連忙把幾個待解之點，擇要寫出。因爲眼看解釋何典的人，有的憑空臆測，有的咬文嚼字，「鑽到牛角尖裏」；這樣要「多負古人」並

「多負今人」的！我的解釋何典是憑了自己的耳朵聽得的里巷談笑做根據的，（別處人就沒有這個耳福）所以敢說「靠得住」。——

一五頁，——「驀卵脬一戴」當是一句整個的成語，現在已轉變成「驀卵脬瞎撞」或「一撞」——我們要知道，土話是極容易轉變的，如「肉面對肉面」現在已轉變成「親人對肉面」了。「驀」決不可作「摸」，改了「摸」字，那句話便沒有氣勢了。如「驀背一拳頭」，「驀頭驀面亂打」都是同一「驀」，這「驀」字是表示鹵莽，兇猛的。「一戴」的「戴」，應讀入聲，意思是「嘗」，「吃」。「嘗嘗滋味」可說「戴戴滋味」；所以「一戴」可解作「一口」或「一咬」二二頁——「投」讀去聲，有掙扎，奔突的意思。四六頁——「搖小船」是成語，象徵搖曳不定。

七六頁——「三嬋嬋嫁人心弗定」的「三」字係「二」字之誤。

一〇六頁——「是人賬所爲」，天天可以聽到這句成語，意思是不是人幹的。「賬」是「非文理」的助詞。

一三一頁——活死人的話被劉先生標點錯，弄得讀者走頭無路，應正誤爲「你怎眼眼弗生，人頭弗認得，就這般出言無狀，……」就「百事太平」了。大人教孩子學話，往往一字疊說，如耳朵說做「朶朶」，眼睛說做「眼眼」，以及「粥粥」「狗狗」「糕糕」始；「眼眼弗生」是說他沒有眼睛，用「眼眼」很是俏皮而有趣。頭是助詞，叫做「話搭頭」，這種「話搭頭」的「頭」字在蘇滬土語裏很多，彷彿北方話中的「兒」字。我是最肯認錯的人，只要是我錯。守莊君這篇

文章裏所訂正的幾件事，我都非常佩服，尤其是關我「慕」「戴」「投」三個字，——這三個字原是的方言中所有的，可惜我當初竟沒有從聲調的變化上想一想。至於「三嬋嬋」，我却以爲並不是「三嬋嬋」之「誤」，仍只是「土語極容易變化」一句中的一個實例，因爲在我們家鄉，「三嬋嬋嫁人心勿定」，乃是天天可以聽得見的話。亦許上海的「三嬋嬋」，已經進級而爲「二嬋嬋」，而我們的「鄉下頭」的「三嬋嬋」，還仍是老不長進。守莊君，你說這話對不對？

這篇文章發表後，在劉大白先生不免有點興趣，因爲他是主張把「一戴」改作「一截」的。但是我想，守莊君所說的「憑空臆測」，「咬文嚼字」，「鑽到牛角尖裏」，決然不是指你劉大白先生。劉大白先生，請你不要多心，我親愛的劉大白先生。

（劉復）